

游樂園主的幾個身影

專訪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游欣妮老師

■ 超活



在文章的開頭我要先來「利申」（利益申報），就是欣妮是我大學的師妹，我比她高很多屆，從沒有在大學校園內跟她碰過面，但不知為何早些年總有不少人如此跟我打開話匣子：「欣妮是你的師妹，你們應該認識吧！」為了讓自己顯得不那麼「宅」，我開始購買欣妮的作品，之後便一本接一本儲出興頭來，其中那本《滅時前傳：游樂園》，令我讀得相當「愉悅」，雖然我已不屬於此書預設的讀者羣落，但我讀時還是會咯咯傻笑，有時還會拿來重看，用以放鬆心情。即使是讀她其他「滅時系列」，心裏還是直管稱她為「游樂園主」（下簡稱園主），總覺得此名號可媲美《神鵬俠侶》中的「絕情谷主」，但從字面可見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取態，事實上認識欣妮後，便會發覺如果她能夠對人對事都「絕情」一點點，大概就不用如此「奔波勞碌」，但如不是園主有疾風一樣的身手，我便無緣得見她那幾個矯捷又不失穩重的身影。



跟「三毛的身影」 談身教

園主於《游》書中的「戀物癖」一章，令我想起三毛的《我的寶貝》，兩書內容不盡是借物托情——所抒之情也不一定像〈愛蓮說〉那樣緊扣物的特質，帶出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」的個性形象，有時可能純粹為「借物起興」，敘述自己心底的動人故事。故事雖異，但又怎離得開一個「情」字了得？好像園主一篇〈「印仔」〉記述自己孩提時「生水痘」，必須在家休養，爸媽怕她納悶，便帶她去文具店挑小玩意。文章最後寫道：「直至現在，當上老師的我有四百多個印仔了，我還是好好地保存着最初擁有的三個。我深信，這三個印仔，會像我身上幾顆水痘留下的疤痕一樣，這輩子都伴隨着我。」三毛也有一篇文章叫〈痴心石〉，收在《我的寶貝》中，文章記述父母一次到海邊遊玩，知道三毛愛藏奇石和畫石頭畫，竟然冒着大烈日，忍着腰痠骨痛給她撿了兩塊大石頭回來，所以三毛將兩顆石命名為「痴心石」，同樣借對物的牽念來表達對父母愛的珍視。

校方見園主喜歡閱讀創作，於是安排她任教中文外，還讓她兼任圖書館主任，以她非凡的親和力，鼓勵、引導學生自發閱讀，養成習慣；並通過她愉悅創作的身教，薰染學生也試着去創作。最有效讓學生感受到讀、寫的樂趣，第一步就是讓圖書館營造出「游樂園」的氛圍，使之成為「身教」的平台。猶記得訪問當天，雨下得狠，但踏進學



看見同學在課本上寫滿語譯的筆記，園主相當驚喜，便帶同學到圖書館找有助閱讀文言的書。

校圖書館，一身霉鬱，都給斑斕、歡欣的陳設掃除——每一排窗邊都放着不同主題的小玩意，襯上窗外的小片蔥蘢，較之一般縞素無暇、崇尚簡約的現代風尚，更令人開懷，彷彿回到兒時故居，很想盡快挑一本心愛的書，倒杯熱茶，坐下來，好好感受一個週末的晌午從容流逝，好像沒做過甚麼像樣的事兒，卻又因對書中世界的投入忘我而感到豐盈充實。

我問園主，這些是誰的收藏，她腼腆地答道，有些是她從小儲下來的，有些是歷屆學生拿回來的。見我聽後微笑點頭，園主大概是以為我在笑她稚氣，事實上我是想起三毛的身影，想起她的《我的寶貝》和《鬧學記》，而後者中的「鬧」也不是「胡鬧」，全書是想表現，只有在自由、豁達的氛圍下，人才可以愉快學習。在游樂園圖書館中，我確實感受到一位老師先敞開了溝通的窗，自然能迎來學生笑靨上的陽光。我相信正是這些陽光，令公餘還要辛苦修讀圖書館主任課程的園主樂此不疲，還孜孜地跟我談改善圖書館的計劃，以及如何跟同學一起查書找方法救活養魚的軼事。

除了現實空間，為了跟學生有效交流，和為學生提供發表平台，園主還給圖書館打造了「虛擬游樂園」——這是一個面書，每天都會更新信息。我聽到每天更新，不禁咋舌，園主從容不迫地解說，平時有一個名為《想·深·閱讀》的園地讓同學投稿，分享閱讀心得，她只是在蒐集到的投稿中選出一些，稍加整理後發佈；或者就圖書館活動「造些文章」，將之變成容易入口的信息發佈。雖然面書的信息多是日常生活的相片再加一點點說明，但學生似乎因而得着了表達的衝動，這未嘗不是好的開始，事實上學生記述自己生活中的點滴，較之寫一篇命題作文更易引發他們的寫作興致。

以記述生活片段為創作的切入點，是很不錯的寫作教學法門，園主多數的著作，例如：《我搵時很煩》（獲香港教育城「十本好讀 2011」第一名）、《我搵時心太軟》（獲香港教育城「十本好讀 2013」第二名）、《搵時前傳——游樂園》和《我最「搵時」的故事》，都是以敘事的筆法寫成，就像三毛，從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哭泣的駱駝》到《我的寶貝》、《鬧學記》，清一色是敘事的筆法，或許有人會嫌其單一，卻沒有人會否認動人的文字，都離不開故事和情節。

跟「胡燕青的身影」 說創作

由於三毛的寫作手法不夠多元，所以歷來作品的評價跟她的隆譽不相稱，也沒有獲得很多研究者的青睞；我故意留難地問園主會否擔心因同樣理由而被歸類為「校園作家」，寫不出殿堂級的作品來。這小妮子竟輕輕鬆鬆便化解了我的壞心眼，她說：「我的記性很差，所以只怕忘記了值得珍視的人和事。」她近年於《星島日報》發表的校園小說，並結集成《我最「搵時」的故事》，這些作品相信是她答案的最佳印證。她解釋「搵時」是「Miss」的音譯，在以往的「搵時系列」，是學生對女老師的稱呼，現在「Miss」變成了動詞，即「掛念」的意思，所以書名含意就是「我最掛念的故事」。



翻看這本校園小說，我便看到園主的另一個身影——胡燕青的身影。這是相當順理成章的，因為欣妮曾受業於胡老師門下，是胡相當「搵時」的弟子，胡更不時向我打聽她的近況。《我最「搵時」的故事》是欣妮第一本小說集，其中一篇名為〈洗頭妹〉，碰巧胡燕青也有一篇名為〈剪髮〉（見《剪髮》）的小說，兩篇主題類近，都描述了學歷不高的基層在勞動市場的掙扎，不同的是前一篇文章的焦點放在「洗頭妹」樂觀的個性如何迸發毅力求進，「莫欺少年窮」的勵志意味頗強；後者則記述主角珍珍某天在理髮店巧遇往日同窗姜敏，姜因遭老師冤枉而退學，之後便



於店裏擔任洗頭工作，兩人重遇，不無尷尬，頗有「往事哪堪回首」的傷感。兩師徒撰寫相同的主題，但可能因為社會歷練和個性不同，寫作的調子完全不同，相同的是兩篇作品都令人隱隱感到作者心底裏深情的「牽絆」，或許這正是她們兩師徒的「牽絆」，也是一切創作的泉源。

在學院的意識裏，總存在「校園作品」定是淺白通俗，難登「文學殿堂」的偏見，其實兩者不一定互相排斥，作品只要是情真，同樣可以是深刻的文學作品。之前欣妮接受《明報》專訪時，向學生推薦了胡

燕青的詩集《時間麥皮》：「胡燕青老師的作品，充滿生活感，又有智慧，特別是《時間麥皮》。本書是新詩詩集，把生活的點滴化為詩篇。學生抗拒讀詩，以為很深、看不懂，但

此書容易理解和賞析。」欣妮前兩年出版了個人詩集《紅豆湯圓》，跟胡的作品一樣，有着相同的特質（大概兩師徒都嗜吃，一位叫「麥皮」，另一位則要「湯圓」，一笑），都是生活感強的詩作，寫爸爸失業的一篇，感人至深，甚至吸引本地著名詩人鍾國強撰寫專文賞析，足見其分量。

關於創作，我的最後一道問題是：「你這樣忙，又如此辛苦，如果寫作和教學，要你只選一樣專注地做，你會怎樣選？」她答：「如果只教書，那麼便沒法記下那些『搵時』的人事；如果只寫作，又沒有了那些『搵時』的人事給我記，大抵最後連自己也遺忘了……」然後高呼：「我唔想揀啊！」兩個大眼睛還差點滾出淚來……



和「李賀的身影」 話當年

前面分別以「園主」、「欣妮」稱呼她，到了跟她最後一個李賀的身影聊天，我就稱呼她「小妮子」吧！為甚麼是李賀？我想很多人都摸不着頭腦，只要我約略說明，大概大家都會高呼貼切。李賀，為唐朝王族旁支的後裔，只是家道中落，李賀只能當小官，這令詩人常心生懷才不遇之歎。當然不是說小妮子有此怨懟，而是她跟李賀一樣，很顧念自己的出身，跟李賀不同，小妮子可是相當重情念舊——她現在任教的學校，正是她的母校。她曾在文章中寫道，即使已跟以往的師長變成同事，但在教師節，她還是會給往日的老師，奉上感謝卡。

可能因為這樣，所以無論是學生，還是同事，也常回饋她勉勵祝福的話。小妮子會將這些字條放在一個錢箱中珍藏。當小妮子給我展示這個小錢箱時，我腦中浮現的正是李賀將記下佳句的字條投入囊中的身影。她說每逢工作或寫作遇上樽頸或難關時，都會拿這些紙條來細味，精神便能慢慢抖擻起來，然後再衝……看着滿罐的紙條子，我想起了李賀的詩句：「天若有情天亦老」。

訪問完結後，小妮子送我下樓，短短的路程中，碰上還未回家的學生，她都會問：「還未回家嗎？肚餓可到我處拿點餅乾啊！」到了校門大閘，警衛姨姨也對我說：「她總是很早回到學校，很晚才走，你看，她瘦成現在的樣子！」我苦笑點頭。別後，我禁不住捎了個信息給她，很自然地又給了她新綽號：「拚命十三妹：做還做，保重身體！」

